



季承在书的扉页上写道：我一直不认识你们所说的“国学大师季羨林”，我只知道，在热热闹闹的学术追捧中，父亲的内心是冷的，是寂寞的。但是他表现的却是淡定从容。毕竟，经过了，也就寻常了。文化评论家叶匡政评论，作者颠覆了被社会塑造的“大师”的完美形象，还原了一幅幕诗意后面的血泪。作者残忍的笔触实则包含着一颗挚爱之心，他希望还原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，他也希望读者能够接受一个有缺陷的季羨林。6月4日下午，记者电话采访了季承先生——
晚报记者 尚新媛

季承：还大家一个真实的季羨林

季羨林简介：1911年生于山东省清平县（今临清市），北京大学教授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、中国语言学家、文学翻译家、史学家、教育家、梵文、吐火罗文、巴利文专家。2009年7月11日，季羨林先生在北京辞世，享年98岁。

季承简介：国学大师季羨林之子，1935年生，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，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，与李政道有着长达30年的亲密合作。2009年12月出版《诺贝尔奖中华风云——李政道传》一书。2010年5月中旬出版了《我与父亲季羨林》一书。

对话季承

写书初衷：

让大家全面了解季先生

记者：按我们中国的传统，向来是子为父隐，家丑不外扬，你写书的时候难道没有顾虑吗？

季承：我讲的这些事，还算不得丑事，到不了丑事的那个范围。因为如果是丑事，就要隐晦、避讳，这个传统我也不能说不对。但我说的故事是平常的故事，属于正常的事情。大家看了以后，能更加全面地了解季先生（季承谈起父亲时，也称父亲，但大多称季先生），了解我们的家庭。我就是这个意思，没有非要把家丑外扬这个想法，希望大家能够正确理解。

记者：这就是你写这本书的初衷吧？

季承：是呀，因为你只有了解一些真实的情况以后，对季先生这个人，对我们这个家庭才有比较完整比较准确的了解。这样，你要向季先生学习的话，也可以学到他真正的东西。如果对这个家庭，对季先生的人生有些同情，也可以从中借鉴。

记者：你认为你身上有反叛性格吗？

季承：有的。有些事情我觉得不对，我就要去纠正。不完全是奴性，山东人路见不平之时往往产生一种可贵的侠气义气，这一点在我身上有体现。总的来讲，我是以宽容为主，但有些事情不能宽容，做不到世故地处世。

记者：你父亲在的话，会不会写出另一个版本呢？

季承：我想不会的。后来他讲了怎么处理家庭，怎么处理人与人、父子之间的关系，他有很多反思，这些反思最后和我的反思融合在一起了。我相信，我把这本书念给他听的话，他总的来讲不会反对的。

关于母亲：

人很朴实，观念很传统

记者：母亲是怎样传统的一个中国妇女，她是一个什么性格的人？你受到她哪些影响？

季承：母亲很朴实，文化水平很低。脑子里是旧观念。一个是要孝顺父母，一个是要忠于丈夫，一个是要爱护子女，要尽到这些责任。母亲对我和姐姐很爱护，即便后来婚姻也不那么美满，但她对子女非常爱护。

记者：当你大了以后观察过母亲的情感吗？能体会母亲的心情吗？

季承：我和我姐姐很了解她的心情，知道她婚姻的缺憾。但是她并没有很多的表露，而是被动无奈地接受这个现状。所以，我们在她面前，也不经常跟她谈论这些事情。

父爱的缺失：

好像对我没什么影响

记者：父亲角色的缺失，对你的成长有什么影响？

季承：现在回忆起来，好像也没有什么。但是，是不是有了父亲（陪伴）以后有什么变化呢？我也不好推测。

记者：你觉得上一代的婚姻会对下一代的婚姻造成什么影响？

季承：我觉得我是没有，我姐姐也没有，我们对自己的下一代都是非常关爱的，也没有受到从小失去父爱这种情况的影响。

记者：你是一个比较开朗的人，是这样吗？

季承：是的。我的性格比较开朗，相对来讲，我姐姐对家庭想得更多一些，姐姐比较忧虑些。

关于文物：

北大至今未归还

记者：季老在北大保存的文物都回到你手里了吗？

季承：没有。被盗的那部分交给我们了。北大保存的那些文物一直到现在还没交给我们。我们经过多次交涉现在还没结果。

记者：北大是不是觉得是季老捐的？

季承：他们表过态了，季老捐就捐，不捐就不捐，完全根据季先生的意见办。那么我父亲当时就跟学校领导讲，我不捐，我只是交给学校保管。这个说得非常明确。学校领导当时都听到这个话了。后来有一批文物交给学校保管时，那上面写得非常明确：“交给学校保管。”并不是捐给学校，（这一点）毫无异议。北大这么拖延，不知是什么原因。

父子隔绝13年：

时间太长是因为有人从中作梗

记者：你和父亲被阻隔了13年，亲情被割裂这么久，令人难以置信，顶多二三年就该融洽了。为什么有这么漫长的时间？

季承：13年，分几个阶段。前几年是我和父亲顶牛。父亲不愿见我，我也不愿见他，都有个性。这个有四五年时间。

后来很多朋友劝我。那是你爹，你不能这样子。他即便那样子，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待他。后来我和父亲都有反思，父亲也意识到那是不对的，他在文章中写道“君王有净臣，父亲有净子。”这是《孝经》里的话。我后来也反思：即便老头赶你，你也可以不走嘛。即便都反思了，两人见面还需要一个环

节。需要有人撮合，有人提供这个机会，有人传达相互之间的信息。如果中间有人，事情就贯通了。结果中间没有人这样做，反而是有人隔绝。比如，我到医院看他，这就是我最好的表态。结果呢，有人就是不让进。

最后季先生把这个第二任秘书辞掉了。这时有热心的人从中说合，我们就见面了。一见面，过去的隔阂消失了。说明父子不是不能和好，说明中间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。这样的话，才造成13年这么个长的过程。我想，大家能理解这个过程。

季老对家庭：

既不背叛，又不培植爱

记者：父亲出国后夫妇一直是分开状态。父亲回到中国以后，两人又没有真正在一起，没有夫妻之实，双方没有健康的婚姻生活。

季承：像我父亲这代人，婚姻处理方式一般有两种情况：一种是忍耐，另外一种就是完全背叛。这是两种极端。我父亲由于各种原因，最后选择了忍耐。

记者：季老与夫人如果能像胡适与江冬秀那样，家庭也许会幸福。为什么不想法改善呢？

季承：我最近研究了几个民国人物。一个是鲁迅先生，一个是胡适先生。胡适先生的情况我觉得还不错。但这三个人（包括季老）是三种类型。你看鲁迅那么伟大的人物，他就不理他那个夫人，虽然住在一起，他也不和她同居。我父亲呢，是捏着鼻子，也生了孩子，也在一起生活，但就不是夫妻的正常关系。这三个人三个典型，其中高低大家可以分辨。还有郭沫若，也是一种类型。这四种类型哪个好，说起来可能还是胡适的比较好一些。但是可能有时候也会不满意，江冬秀很厉害，把胡适抓住了，这是她的本事，和个人的本能有关。

记者：父亲与母亲最值得同情的是谁呀？

季承：他俩都一样。都是值得同情的。因为这是历史的原因，责任不在他们本人，都值得同情。

写作此书：

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

记者：你在书中提到父亲的散文，父亲对女儿与老伴的怀念都以散文的形式出现，你觉得言过其实吗？

季承：应该说基本如此。父亲心里有，行动少一些。

记者：你曾经写过《李政道传》，写这本与写那本传记有什么不同？

季承：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季羨林生前被尊奉为我国“国学大师”“学界泰斗”“国宝”，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学识，他的品格也非常受人敬仰。

季老学富五车，著作等身，但家庭生活一生并不美满。他和妻子是奉“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”而成就的婚姻，婚后又因10年留德与家人分居，回来后在京任教，只在假期回山东济南家中。多年后，虽在子女的坚持下搬到一起，但始终不能融入家庭。

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年，季老的生活并不宁静，藏品丢失，身边秘书监守自盗。季老身后也一直不得安宁，风波接二连三，所藏字画归属问题、遗产问题，至今还是沸沸扬扬，尚未尘埃落定。

父亲辞世不到一年时间，儿子季承便出版了《我与父亲季羨林》。此书一出，可谓一石激起千重浪。

社会上各种各样的评语，甚至骂声不绝于耳，无外乎三种意见：一是季承的“揭秘”违背了子为父隐的儒家传统，可以说是大逆不道，骂季承为逆子。二是有人说季老刚去不久，儿子就写这种不吉言词，揭秘父亲的情事等，是为了哗众取宠，靠父亲的名声来赚钱。还有一种观点是支持季承先生的，认为说真话是值得尊敬的。季老虽然是众人仰望学有所成就的学者，但也是尺长寸短的普通人，普通人身上的缺点他也免不了。

季承先生在书中披露，父亲对外人宽厚大方，对家人苛刻小气。父亲身上有许多矛盾的地方，凡是接近他的人都知道。他又说，这个也没什么不得了，人嘛，都是有特点的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

70多岁的季承先生在接受媒体对他的采访时说，每一次谈到家庭，都是对自己感情的蹂躏。

